

“我两次想给你安排个工作，
是真心想把你留下来。
下煤窑有啥好的，
听说又苦又累又危险，
要是真出点啥事儿，
你后悔都来不及呀。”

老 插 记 事

老剑◎著

新
华
出
版
社



老
插
记
事

LAOCHAJISHI

老剑。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插记事 / 老剑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6.8

ISBN 7-5011-7632-9

I. 老…… II. 老…… III. 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2095 号

老插记事

责任编辑: 刘 洁

装帧设计: 尹玉霞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 10004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5.5

字 数: 8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1-7632-9

定 价: 10.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 89583626



老剑(王建政), 1952年11月生于河北保定。1969年初中毕业下乡插队, 1971年到全国著名的开滦煤矿当矿工, 1973年提干。从政三十多年来, 始终坚持业余文学创作, 近年来先后出版了《许愿》、《我与大龙脉》等著作。

责任编辑：刘 洁

装帧设计：尹玉霞

目 录

序.....	张丽钧	001
不测风云.....		005
在劫难逃.....		014
最新指示.....		022
星海大叔.....		031
庄稼把式.....		040
金秋时节.....		049
清贫是福.....		059
苦中寻乐.....		066
路见不平.....		075
造林会战.....		083
根治海河.....		092
不识抬举.....		102
回城心切.....		109
知遇之恩.....		117
无怨无悔.....		124
尾 声.....		132
心 迹.....	古 枫	137
与老剑打捞知青记忆碎片.....	李 军	145
苦则苦矣，青春无悔		
——读老剑《老插记事》有感.....	任荣会	157
后 记.....		170

序

张丽钧

不习惯称呼他的官职，也不习惯直呼他的姓名，我在手机里保存他的电话号码时，联系人栏里输入的是我平素最爱使用的一个称谓——老剑。

这是一把刚性的剑，也是一把不乏柔情的剑。我是在与老剑的接触以及对他文章的阅读中获得这样的认知的。但是，读完了这部书稿之后，我又对老剑有了新的认识，我以为，除却刚柔之外，老剑兄的可贵之处更在于他的多才、多思，在于他的善感、善悟。

我没有做过知青，但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也曾去姥姥家的村里见过知青的样子；另外，因为是学语言文学的，阅读中自然少不了走进作家制造的知青生活“纸现场”。在我的心里，知青是不算陌生但也不算明晰的一种角色。我渴望着更多地了解他们，渴

望着通过对这个特殊群体的了解来回望那个特殊的年代。

感谢老剑带我走进了他的“大王屯”。感谢老剑以纪实的笔调将他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成长经历以片断呈现的方式展示在我的面前。

他走了三年的知青途程，我在一个晚上就“陪”他走完了。但是，掩卷之后，我的思绪却每每被扯回到那泛着青草香气同时也飞扬着恼人尘埃的时空坐标上。那里的人，那里的事，久久牵动着我的情怀。长得像加西莫多、心地十分善良的邬夫星海大叔，他用“箭杆笛”吹奏的《苏武牧羊》的曲子哀婉悱恻，诉说了他“凄凉的内心世界”；“农民形象大使”般的李大哥，拥有一把梨木柄的好锄头，他明知清晨耨地苗上、草上的露珠会沾染鞋子，却偏偏穿一双白底新布鞋，“一入垄，先用锄板轻轻地左右拨拉着青苗和野草，把上面的露珠弹掉”，这样，即便是耨到地头白鞋底也不沾染泥污。除了这些或哀或乐的典型农民形象的描摹，还有一个形象是不容忽略的，那就是作者本人。这是一个在16岁上获得了“农民”身份的角色，他怀着几分无奈、几分好奇介入了一种全新的

生活。那是一种衣食皆忧的生活，也是一种让人获取对苦难的“免疫”能力的生活。斗蛐蛐的开怀，粘麻雀的机智，修理地球的不易，根治海河的艰辛，展示游泳技能的得意，教训天津知青的仗义，在饥饿驱遣下被动地分享“作案”者“赃物”的复杂心情，聆听“猴精”的队长管“摔花生”的男女老少午饭后发布妙论的惊讶情态……这些“故事”，都是亲历的、不能割舍的生命材料，这些材料所附着的强烈的时代信息，让人在感喟之余又不由得向着凄苦的日子感恩。多少年之后，在为“减肥”苦恼时突然想起脸盆煮半个兔子的酸辛，在被暖冬所苦时突然想起海河边上那刺骨的寒风，然后发出这样意味深长的感叹——“好日子要能匀开多好啊！”

老剑的悯农、悲农、爱农、敬农使我看到了一个有着浓郁的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的大德与大善。当年，他急于返城是真，但对农民的质朴情感也不假。有一次我和古枫君闲聊，古枫谈到老剑不久前重返大王屯探望众乡亲的情形，说当老剑看到当年的乡亲们有的依然在贫困线上挣扎时，顿时泪下沾襟……我明白老剑兄缘何垂泪，我知道有一种缘一旦深入骨血就

终身难解。

《尾声》中的思考，无疑是对一个民族所面临的大课题的深度思考。当“价值取向”被“巧妙”地扭曲的时候，每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都没有理由不忧戚、不动容。我们都来想一想，这把剑在无情地挑剔出一种事实的同时，又给予了我们怎样的警示与劝戒。

我一直以为，笔其实是一种很善于挑剔的物件，它没有心思好好伺候那些自己不中意的东西，只有那让它动了真情的故事，它才会用生花的妙语为你不倦地记录。老剑兄近年创作势头极佳，真羡慕丰富的阅历为他提供了那么多珍贵的创作素材。庆幸自己能与老剑为友，可以随时宴享他不俗的情致与才思。

是为序。

2006年5月

不测风云

我的老家在河北献县。父亲1937年参加革命后，从打日本到反老蒋，一直在冀中一带活动。解放后，父亲调到了当时的河北省省会保定，进省委党校学习，随之家也就由沧州搬到了保定。1952年我在保定出生，不久，父亲又调到唐山市工作，全家自然又跟着父亲来到了冀东重镇——唐山。

像许多干部子女一样，我也曾经拥有过金色的童年和少年。说这话决不是因为自己是干部子女，就有了优越感。那时候还小，也不懂得这些，再加上家庭的教育和熏陶，基本上没觉出有什么与众不同来。但是和工农子女比较起来，生活上的优越和无忧无虑倒也是真的。当时唐山市的第一幼儿园，属于全托制，家长们星期一把孩子送进去，星期六下午再接走，吃

住条件和幼儿教育水平在全市来说应该是最高的。我从保定来唐山后，由于父母工作都很忙，家里没人照看，就被送进了“一幼”。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又进了凤凰山小学。那时的“凤小”和现在的“凤小”可不一样，是专门的干部子弟学校，俗称“小宝塔”。“一幼”的孩子有相当一部分进了凤凰山小学。“凤小”也是寄宿制，学生在校集体食宿，周六下午下了第二节课回家，周日下午5点前必须返回学校，平时根本不允许迈出校门，管理相当严格。学校各方面的条件在当时来说是相当不错的。除了正常的教学之外，学生们每周到隔壁的青年宫看一场电影，每半月到唐山市第四浴池洗一次澡。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学校确实有些特殊化的味道：一方面它排斥了工农子女，另一方面有意无意地助长了孩子们的优越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砸烂”就好像是“理所当然”了。不过话要说回来，“凤小”收的费用也是不低的。每个学生每月要交12元的学费，其中包括了伙食费、文具费、书费及学杂费等等。我和弟弟两个人同时在这所学校读书，在当时来讲，普通大众家庭，特别是收入较低的单职工家庭是无法承受的。应该承认，上个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的社会风气是很正的。星期六学校放假，基本上各走各的，很少有家长来接。离家近的步行回家，远一点的则坐公共汽车。不像现在，每到放学的时候，不管是小学还是中学，校门口总是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公车私车一齐上，显现出了一个个“小皇帝”、“小公主”的金贵。

上幼儿园也是上，上小学也是上，反正都是住宿。结果在我6岁时就去了“凤小”，1964年下半年我升入初中，尽管当时还不满12岁，可也比较懂事了。像所有的同龄人一样，那时我们有着五光十色的理想：长大了有的想当工程师，有的想当解放军，有的想当科学家……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几乎是那个时代所有学生们的梦想和希冀。

“天有不测风云”。殊不知，人类社会的发展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文明发展进程中，有来自自然界不可抗力的影响，也有人为的破坏和干扰，正所谓“天灾人祸”。而后者的破坏力以及破坏程度，往往大于天灾。随着1966年“5·16”通知的发表，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几乎是一夜之间，“老三届”的理想之梦统统被击得粉碎。赶上过这场

“运动”的人都清楚当时那种乱糟糟的场面：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大字报铺天盖地，打、砸、抢、抄、抓为所欲为。在“文攻武卫”的幌子下，“保皇派”和“造反派”两大派系之间大打出手，甚至动了枪炮……对于这场浩劫，历史早有定论，可它给中国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破坏，是无法估量的。更为可怕的是，它给人们造成的精神打击和心灵创伤是难以弥补的，其危害程度远比经济损失大得多！仅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所涉及的人员及家庭、亲属的人数来看，足见其破坏程度之大。

正是在这种黑白颠倒、是非扭曲的年代，痛苦和压抑伴随着我从少年时代走向了青年时代。

不能否认，“文革”之初，“老三届”这一独特的热血青年主体，对“文革”的迅猛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想一想，运动初期我们中间的哪一个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又有哪一个不是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去充当“破四旧”、“立四新”的急先锋呢？当我们今天冷静地回顾这段并不光彩的历史的时



手捧“红宝书”意气风发

候，不难发现，以“四人帮”为首的政治野心家正是利用了“红卫兵”小将的无知和狂热，才导演了令我们的孩子们难以理喻的一个个啼笑皆非的童话。

随着“文革”运动的升级和冲击，让我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是，参加革命30年的父亲竟然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此厄运一步步开始降临到我和我的家庭。先是父亲遭到批斗、游街，继而是被夺权、抄家。那时的家不像现在，哪儿有什么彩电、冰箱、音响之类的东西，几件旧家具还是父亲从机关借来的，两只箱子里也没几件衣服。任凭“造反派”瞎折腾了半天，也没搜出什么罪证来，只好悻悻而去。

了。越是查不出什么证据，“造反派”们越是气急败坏。挨打挨骂，遭受皮肉之苦，成了那个时候老干部们的家常便饭，有些老同志抗不住，怀着满腹冤屈离开了人妖不分的社会。母亲怕父亲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常劝父亲要顶住，让他们查吧，他们能把没事儿的人咋着呢。每每听到这些，我心中总是充满了酸楚和惆怅，不免暗暗替父亲担心。不久，父亲被隔离审查了，连家都不让回了。

母亲身体不好，“文革”前就因病在家休养。由于受父亲的株连，也被勒令去单位参加“运动”。我作为“走资派”的子女，“文革”开始时间不长就被“清除”出了红卫兵组织。眼见学上不了了，参加“运动”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同院儿住的几个“黑帮崽子”，同病相怜，跟人练起了拳击和摔跤。幻想着有一天找机会打他个狗日的“造反派”，替父母出出心中的恶气。其实在“文革”的历史狂潮面前，一切抗争都是无济于事的。连共和国主席和开国元勋们都被整得死去活来的，更何况其他人呢？也许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会真正懂得组织力量的强大，个人力量的渺小。

父亲被隔离审查时间不长，就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对我幼小的心灵不啻为又一个沉重的打击。由于长时间不允许回家，对父亲在干校的情况家里人一无所知。母亲有心让我去干校看看父亲，顺便捎几件御寒的衣服，可又怕我小小年纪，半路出点什么事儿。当我领会到母亲的意图后，毅然踏上了去干校的路。干校坐落在唐山市东南方向的范各庄村，离市区大约35公里。头一次一个人出这么远的门，心里真没底儿。我骑着自行车边走边问，骑了小半天终于找到了。一进门就看到了一个“文革”前常去我家串门、被我称之为叔叔的熟人，忙和他说明来意，满以为这下可以看见好久不见的父亲了。哪儿知道，这家伙从一个一般科员已“荣升”为机关造反派的头头了。只见他横眉立目，冷冷地甩过来一句话：“把衣服撂下，你回去吧！”真是太不近情理了，年仅14岁的我顿感受了莫大的委屈，泪水在眼窝里直打转儿。就这样，我空着肚子又走出了干校的大门，在回家的路上，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重，一边蹬车一边掉泪。说句实在话，当时我真恨不得揍那家伙一顿以解心头之恨。可以说，那种复杂压抑的心情，局外人是